

幸福

新羣文藝叢書

福幸

劉白羽著

新羣出版社印行

新羣文藝叢書

幸
福

著 者 劉 白 羽

出 版 者 新 羣 出 版 社

上海新昌路祥康里三號

總 經 售 聯 營 書 店

上海 北京 漢口 廣州

1946. 6 月初版(上海)
1951. 4 月再版(上海)

翻 版
印 權
必 所
究 有

目次

同志·····	一
奇蹟·····	七
涵莊的夜晚·····	二五
在旅部裏·····	三七
父子·····	五七
幸福·····	七三
希望·····	一〇一
飢餓·····	一二七

同 志

天是晴了。濁漳河醬黃的漲水，並未因此落下去。波浪朝太陽翻一下惡意的白色，便嘩的拋擲過去了。河水在山谷裏，做出嚇人的「鳴嚕——鳴嚕」的聲響。半夜，我的隔壁，有着關於這水吼的對話。起先，是一個濃鼻音的人，拉着不清楚的風箱似的在說：「……你聽！這是蛟在叫，……」

「那裏，這不過是水在打絞……它響起來了！」

可是不拘怎樣，那岩脚下吼叫的怪聲響，引起我無限的悵鬱。因為我給暴漲的洪水釘在這荒村裏，已經三天了。恰在這時，我瞅見天上一顆星，像一隻火枚插到烟灰裏般，又給雲蔽起。

「老年人說……是鳳凰下了蛋，打一次雷，下降三尺，降到山根，變成蛟，牠一翻身，……要不，怎樣會發出這大水。」

「不。這是迷信。這……」下面，這明朗的喉嚨像也說不出漲水的來由。

我却信任了那濃鼻音的，因為我確定他是這河岸上的老住戶，他會憑經驗用話鑄出我所需要的羅

盤。第二天天剛亮——一陣鳥噪過去，如同小刀一下劃開一層粗皮，灰葡萄色的黎明晃了一下眼。——我跑到隔壁去，一推門，還早眠在門板上的蒼蠅噓的一聲衝到臉上，像落了陣把雨點。進去叫醒炕上的人，却只一個。他是那樣愕然的從被窠裏投出閃動的咒罵般的眼光，……這眼光制止着我前進的腳步。這眼睛在我臉，身，各處打了幾個盤旋，然後刀子樣疼痛地戳在我臉上，如像一種壓力——讓我的眼光只好被迫退下來。忽然，他用明朗而乾燥的聲音無意的掃了我一下：

『你來幹什麼？』

『我想找那個老莊稼人，問一問今天水可落得下去，可過得河。』

他一口回絕我，但也有點遲疑，而彈出來終是肯定的語氣：『白想』！然後用揮手加重他的煩燥。

我的眼裏到底露着怎樣懇望的光啊！這使他很輕蔑的唾了口沫水，伸手去搔腳，我才發覺那是一隻裹了厚厚白布的腳。我看他已經感覺到我的注意。他有點惶惑。我因為希望與氣惱彷彿兩股絲纏纏在一道，便如同一手要扼住他似的急速地問他：『這是你踏在犁刃上的緣故吧？』

看，他多麼曖昧的點着頭，又如何狡猾地扯開去：

『槍聲……這半天不言語了。……』

突然門外一陣氣喘，誰破門而入。是那濃鼻音的瘦小的老人，急急揮着手說：『躲一躲吧！從夏店來了敵軍，還有二十里！』

我站開一點，插手到口袋裏去摸手槍。後有追兵，前有萬惡洪水。經過一陣急促的擺佈，老人示意只有我能幫助他攙扶他那病腳的兒子。對這信任，我表示同意，伸手向他脅下去。他却懷疑似的——退縮一下說，『你不要趕着白跑路吧。』我真想捶他一拳，但我正需要這莊稼人來隱蔽我自己，只好耐心扶他走，……那樣一溜一溜的，……路上絆腳的石子向三個人咕嚕咕嚕起來，——我覺得他，這年輕農民真是討厭，他總要擺脫我似的，彷彿現在我需要他們，便故意作難，有時，他把全身重量都傾注在那老人身上，——讓老人像肩一口袋沉重的糧食，他自己便重重的跳着那隻獨腳。不知他為什麼對我那樣壞，這是一個農民和一個軍人的關係嗎！由憎恨，漸漸我動搖了，我懷疑他也許會是對於我不利的壞份子，這警覺的觸角的確抵痛了我，這樣，我幾次去觸摸那光滑滑的手槍柄，準備他萬一危害我，我就使用槍膛裏的第一顆子彈，——不過當遠處沉悶的雷一樣的砲聲響一下，我從那青年的眼珠上看出一種異常的情致，——那似乎亢奮與震怒，非普通農民的慌懼的神氣。我更懷疑，而又覺得這是很熟悉的一種眼色。這時我們三個隨着大牙般嵯峨的白堊岩降下一條深谷，到一個路口，往裏去是深深的亂頭髮般的灌木林，前面是濁漳河發酵似的堆積白泡沫的岸齒。我們三個歇息在

一塊石頭上。那老人就心的望着橫擱在他膝頭的傷脚，嘆息的摸着什麼，一面閃着淚水婆娑的小眼說：『這樣三天兩頭躲來躲去，你的腳幾時好呢？』一面把一個小白紙包遞給年青人。誰知道這護士一樣的慇懃反而引起這傷者的暴怒，冷冷的把藥石合在兩手心上，如同一隻已傷的野獸機警的準備着喊人一口，……

我預備離開。我問：『你們知道×支隊往那個方向去了？』

他揩着汗，任何反應都沒有。只聽見那濃鼻音在答覆我：『五天前渡河的。』

一陣風搜索似的掀着我的頭髮，——突然，我藏在帽簷裏一隻布片嘩的一旋，落在年青人那隻好脚的跟前。

我急忙的伸一手去檢，一手去抓槍，一仰頭，彷彿望見山岩上垂着的一朵野花，他從早晨時時刻給我的憎惡兇狠的印象，倏的，給那甜笑遮着。這樣，他和靄的把那隻大手抓着我：『你是同志……你是同志……』這時我羞澀的把槍送回，將那寫着『八路』的臂章舒展的鋪在石頭上，兩手不自然的勻着它。像抹在傷處的酒精一樣，殺滅着心上萌動的敵意。

老人說：『好！你們都是一家人……』

原來我趕大隊伍不上，躲避到荒村裏來，怕有壞分子去報告，——因為背後敵軍正在追縱我們，

便將臂章摘下來藏起了。

『我也是×支隊的。』那明朗的聲音如同吹響銀質的小笛子。

『你？……我一下蹦起來，彷彿一個正欲墜下深阱，却給上頭一根樹枝掛着了。我在這瞬間一下獲得了最需要與最崇高的熱情。』

『是啊！——你不信！我是七連的通訊兵。夏店火線上掛了花，那天，大隊伍過河，把我託給這個老鄉！』

我一扭身，激動得眼窩酸了一下，把頸頸伸到老人面前：『他不是你的兒子？……』

老人伸手抓了幾下鬍鬚搖搖頭，莫名其妙的指着擱在膝上的腳說：『上藥吧！』

『哈——我來！』那個同志自己一面彎過身來解着白布帶。忽然，我對他的憎惡一點沒有了，還想爲他做點什麼才好。他却一面咬着牙忍耐疼痛，好笑似的說：『……我先前總以爲你也並不是個好傢伙，我怕你跟來……萬一你發現我，你會懷疑的，是吧！那我和這老鄉的性命……』

『我也是這樣推測你。』我在伸手替他往布上敷藥。

一陣香的氣息從泥土裏吹過來，一簇簇星似的黃花在那兒綻了嘴。他舒適的倒在老人的懷裏。老人睜着眼睛望着醬油似的水浪悠悠說：『你們知道呢？……我的兒子，也在隊伍裏，說當露兵，你們

6

知道嗎？……」

嗚 幸

一九四一。

奇蹟

這事件發生在我們最困難的一九四三年時代。

熱河北部，光頭山一帶的樹林，在連綿的風雨中，早已露出可怕的貧乏的黃色。沒人過問的小徑上蓋滿潮濕的落葉，發出霉臭氣味，——狼在葉子上迅速的跑過去，火紅的老狐狸把地下弄得悉悉索索的響，——還悲哀的叫囓着，……從這個山頭到那個山頭，一望渺無人烟，荒草長得驚人，陰森森，暗沉沉，就是白天，也顯得十分恐怖，淒涼，一到黃昏，簡直像是地獄。

就是這樣的一個黃昏。

有兩個人，突然出現在一株紅葉子的鐵梨樹下，一個是瘦而長，一個是矮而粗。他們都顯得那樣疲憊不堪，——像從來就淋在雨水中，已經要發銹了似的。瘦高個子的人，從那隻發黃的破草帽上搖下雨水，望望他的同伴說：

『老宋——你還帶有乾糧嗎？』

那個人，無論從形狀從氣質上說，都是一個更快活一些的人，——這種人讓你相信，在他死的時候，也不會給你以悲哀與痛苦印象，他翹首四望，他似乎從未覺得那冰涼的雨水在他臉上身上難過的浸透着。他說：

『這裏是三溝川上稍，你瞧，翻過東梁，就是車輪叫川，——那裏那時候歸二區管！』

『二區！』瘦長的人憂愁的重覆着，眼望着那人所指的東梁，一條灰黃色的山嶺。

『二區幹得最堅決。』

『在都是無人區了！』

『告訴你，那時便衣都跟我們上山，——帶了農具躲到山上深林裏頭，搭窠棚，種穀子，就是不進人圈，（日人築好土圈，將各村人集居其中，將空下的村莊燒毀。）……』

『現在還不都是無人區了！』

『怎麼，張方，你專門跟我打岔，你讓我講一講，……』

老宋伸手到口袋裏掏了半天，然後把空空的兩手取出來，——他突然滑稽的笑了笑，把槍從左肩移到右肩。他們倆就又順着樹林的邊沿走向東嶺去。

他們是從游擊隊上打散下來的兩個，在荒涼山谷中是第三天了。張方是冀東人，原來是一個小學

教師，在三一年冀東二十萬人大暴動時，他就參加了部隊，他表面上冷淡，有時甚至冷酷，而內裏極爲熱情。老宋是赤峯人，他的唯一目的就是打回老家，除了打仗似乎沒想過旁的什麼事情，因此他不認爲一切痛苦是痛苦，他都可以默口承受，因爲他覺得還有更苦的時候，他是一個木匠，記憶可最好，現在是游擊隊裏修理槍械的能手。他們都是一年以前從冀東突破三百里長城封鎖線，跟隨部隊突入『滿洲國』境內來，堅持過光頭山的根據地，不過那時張方帶了一個小組往北面挺進去了。在一年以上的堅持之後，光頭山根據地被敵人殘酷造成荒涼的無人區，老宋也跟隨他化整爲零的方針離開此地。

……雨無邊無際的落……

老宋從這一片荒涼之中，喚起心中激盪的熱情。

他記起，一次他接受任務，去破壞敵人掃蕩計劃。到一個山谷裏的村莊上，從樹林裏住下一看，日本討伐隊——正像趕羊一樣把老百姓從家屋中趕出來，他們淒慘的呼喚着，在山坡上和敵人喧嚷，傢俱衣被丟得滿地都是，牲畜拚命往山頂上奔跑，房屋開始冒起黑烟，一會火焰突升天空把老百姓的面孔照射得那樣猙獰，苦痛……那時老宋就冷不防朝天放了幾槍，——敵人機關槍就不停的向樹林裏狂怒的發射了半個鐘頭，老百姓却嘩的一聲全逃光了，老宋暗暗發笑，順着山溝轉到側面，隱蔽在草叢中一面監視一面吃乾糧來……

此刻，他免說出：

『老張——這裏會不會還有人呀？』

『有鬼！』張方搖搖頭。

於是他們一路在泥濘濕葉中顛簸，一面爭論起來。老宋不留神跌倒下去三次，弄得滿身是泥，臉上濺滿黑點子，他懶得伸手去揩他們。張方憤慨這個木匠的不科學，他心中嘲笑木匠似乎在等待任何奇蹟，——而這奇蹟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，因為這一片荒山，經過整個夏季，已非人間世界，就算有人堅持，不餓死也會給豺狼虎豹糟踏掉了。實際，他懶得真心辯論，只是挑逗兩句，在他腦際盤旋的是另一問題，就是今晚如何度過？游擊隊已進入無人區，山環密佈，方向失迷，但不知何時能夠會合。他不同意老宋把希望似乎寄托在東嶺的那面，好像只要走上去就有辦法，不過他只是承認需要走路，要前進，也就努力掙扎，他每次熱心的把老宋從泥濘中拉起，總怕他再跌倒，最討厭是濕葉子油一樣的滑膩，愈爬山勢愈陡，天色也愈在發灰。

光線從背後開始暗澹。

突然一團灰白色的東西，從他們身邊一躍而起，——在張方的感覺中似已高過他自己頭頂，便去抓着槍把一下把槍順在手裏；那東西卻一溜烟馳向草叢不見。他定一定跳躍的心，才發覺老宋一隻

福

幸

胳膊抱着他肩頭，急灼的問：

『怎麼？你眼含了，怎麼？』

老宋說什麼也沒有。

他按了按溫而且冷的額角，——他不願想他是真的飢餓了。這時兩個人中間有一個倒下或停頓，另一個也就會倒下或停頓了。他在老宋耳邊輕輕說：『一會兒，——一會兒，』他突然難過起來，——他想『中國是不會完的！』這時如果他自己倒下彷彿就等於整個中國倒下一樣，他想起最後一次在課堂上，他透過眼淚望着他的孩子們說過這最後一句話。他仰起頭，他看見在一片灰色昏暗中老宋兩顆鼓舞的眼睛，感到那樣親熱，他難過的轉過頭。他們又繼續爬出了。

黃昏忽然飛過去了。

——遠處連狼嗥和鳥叫的聲音竟然也沒有，一切似在寂然凝固，原來這就是黑夜，在絕望中的長夜，——漫漫長夜，……

張方頭上滾着熱汗珠。

老宋在前面，隔不久就要講一句話或者咳一聲，這樣好像表示：我們在這世界上還是主動的。——他讓張方像他一樣抓着草走路，省力一點，因為除了墨一樣的黑暗什麼也沒有了，雨水從山頭上往下

流，在他們腳上增加阻力，似乎這山嶺在拒絕他們。

突然之間，老宋停住了，張方不自主的伸出手緊抓着老宋那冰冷的手，——這時，一種奇怪的聲音，在前面不遠的地方，飄浮，激盪，——這是什麼聲音！？

這聲音頑強，是充溢着生命力的。

『聽！』老宋聲音抖顫得很厲害。

經過很久茫然之後，張方開始沉醉在這聲音裏，——這是歌聲，是女人的歌聲。這歌聲說不盡的那樣纏綿，悲壯，——是用血在激盪而迸發的歌聲。他眼前忽然閃出一條汨汨流的紅色的血河，愈流愈寬，愈流愈莽壯，竟然掩蓋了墨一樣的黑暗，世界在光明之中顫抖。

他們奮力跑上去，接近那歌聲。

在黑影中，閃着一團紅光。在紅光裏，兩個人背靠背坐在一個土台上，——不，那是房屋給燒毀拆除之後剩餘下的一鋪炕，紅光是那坑洞裏燒着的微火，——雨在頭上淋着，火在下面烤乾着使人們溫暖，那兩個人頭髮蓬亂，一看是女人。

『誰？』

黑影中的兩人像狼一樣，一發覺來人就刺——的蹣跳起來。

幸

福

老宋急著喊：『是中國人、同志，游擊隊，……』

走近火邊，木匠忽然坐在那裏傷心的哭起來。

一個女人安慰他們說：

『同志，——你們坐上去，烤烤，同志！——總算看到你們了！』

他們都坐上暖炕去。一個婦女撥一撥火洞悄悄自語：『火快完了，天快亮了！』隨後，她們從懷裏掏出兩塊乾糧來，那乾糧帶着女人身上的溫暖氣味，老宋接過去，一面吸着吃呼響的哭泣的鼻涕，一面吞吃起來。張方手只是發抖，——他約束不了它們。他不能吃，他沒有吃。

老宋和女人諺起來：

『你們堅持下來了？』

『堅持下來了。——你們走了，後來，我們就往深山裏搬。』

『怎麼你們連窠棚也住不上了。』

『住不上了，——窠棚一給日鬼子瞧見，知道這裏還有人，就鑽天覓縫的搜，——你們走了，我們反正抓到就算游擊隊，人家也不問，反正我們就是你們，你們還把我們當老百姓！』

『不，不，』老宋含糊其辭的哭着，顯然他很快樂，他總用手肘推着張方，彷彿在證明剛才的爭